



美國南加州華人教堂血案更多細節曝光

釀成 1 死 5 傷的美國華人教堂槍案今天又了更多的細節，令人沒有想到的是，68 歲的槍手周文偉，出國前竟曾在多所大學任教。

他在拉斯維加斯做保安，卻也曾魄力出手投資 12 間公寓，賺租金供兒子上學，自己則蜗居儲藏室；又在一次收租中，被惡租客打到骨折入院，差點死亡。

有同鄉指出，他平時日對人很友善，但近年來似乎被抑鬱症折磨，不知是否因此喪失理智。

但也有拉斯維加斯的華人表示，周文偉是台灣來美的外省第二代，喜歡被稱為周教授，個性比較偏激。

簡單回顧一下案情：周日，南加州橙縣一華人教堂發生致命槍擊案，槍手後被證實為周文偉。他攜帶了 2 把手槍進入教堂，並用鐵鏈反鎖了大門，于午餐會後突然對教堂內約 40 人開始無差別掃射，釀成 1 死 5 傷，後在給槍換子彈之際，被牧師用椅子擊倒在地，衆人將他制服。

據加州橙縣檢察官，他還攜帶了一些類似汽油彈的爆炸物，“他是要殺死所有人，然後把教堂炸了。”

今天，周文偉已被以謀殺等罪名起訴，並可能面臨死刑。

曾在大學任教台灣 移民美國

周文偉的背景在槍案後被陸續挖出——有消息指出，他曾在中華科大、屏科大、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屏科大與輔仁大學今日都證實了這項消息。

屏科大翻閱資料後指出，不過這已是將近 30 年前的往事，且時間非常短，應聘一年後，周文偉即因病

假後未復職而被校方以曠職為由不續聘。

《蘋果新聞網》則採訪輔仁大學指出，周文偉曾在輔大任教達 18 年，離職原因不明，周文偉當初因擁有調酒師執照，而受聘于生活應用科學系任業界講師。

此外，周文偉曾出版過多本書，包括《國際調酒學》、《調酒師的聖經》、《心靈調酒學》、買家的隱形密探、空姐導游託福美語聽力必勝秘訣等書，自 1985 年至 2001 年他都有在持續寫作、出版。

擁有 12 套房 遇房客攻擊險沒命



周文偉移民美國初期的生活無可考。但在 2012 年，他的名字和照片被登上世界日報，這一次，他是無辜受害者。

原來，周文偉 2009 年從佛州搬家到拉斯維加斯，且投資了 12 間舊公寓，由自己管理，每間每月以 700 余元的租金出租，以此供兒子上大學。

沒想到，一次遭遇惡租霸的經歷讓他險

些喪命。

2012 年 4 月，周文偉在收租時被房客以請他查看馬桶漏水而引入室內，結果被男女白人租客一頓暴打，揮拳打臉、鐵棒打頭、剪刀刺手臂……

周文偉當場昏死，租客還奪走了他的汽車逃走。等他再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了——頭頂上、眼眉心各縫了幾十針，左手肘骨被打斷，鼻梁骨碎，臚內有血塊。

為供兒子讀醫 他蝸居儲藏室

雖然是擁有 12 套公寓的房東，周文偉卻是相當節儉——自己蝸居在一個儲藏室里。

他曾說，這是為了爭取更多一間房來出租，來供正在念牙醫的兒子完成學業。

他的妻子曾經受訪時還曾表示，心疼先生為了讓家人無後顧之憂努力爭取增加收入機會。有報道指出妻子已在去年因癌症去世。

這樣的男，放到任何家庭，都是好好先生和父親，但誰能想到，這樣一個好老公好爸爸，竟能狠心對着一群同樣是別人家的父母而開槍掃射呢？

英雄醫生捨命 全城悲泣

在本案中悲慘死去的，是一名鄭姓醫生。

他甚至平常都不來教堂，這天是陪媽媽前來。

看到周文偉開槍，他立即衝上去制止，一人擋了 3 槍倒在血泊中當場死亡，留下兩名還在讀書的女兒。

培養一個醫生有多難，槍手

周文偉再清楚不過，但他幾顆子彈就毀了鄭醫生一家。

據悉，當時鄭醫生年幼的兒子也撲了上前，幸好被牧師丟椅子攔住，否則恐怕也難逃槍擊。

報道指，52 歲的鄭醫生鄭達志出生在台灣，1 歲時隨父母移民來美，父親也是醫生，曾在德州行醫多年。

鄭醫生在德州取得醫學學位後，到洛杉磯加大實習，並在南橙縣開業行醫。

他育有一兒一女，18 歲的兒子今年將進入洛杉磯加州攻讀預醫科，女兒仍就讀高中……

據悉，鄭醫生的父親在半年前過世，鄭母一直無法走出傷痛。

這一次，兒子好心陪伴自己參加教會活動，竟然遭遇死劫，這樣的傷痛與悲哀，讓年邁的鄭母如何度過？

槍響之後，子彈再無法回頭。

周文偉做的惡，即使最終會受到的法律的懲罰，但對於鄭醫生和那些備受創傷的人們來說，這將是永不可磨滅的痛。

環球資訊



美國華裔教授：中美“帝國”之間並非“新冷戰”

RFA 自由亞洲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詰烽(Ho-fung Hu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站)

中美之間漸行漸遠，在某些領域甚至衝突頻繁。這種衝突背後到底是經濟利益驅動，還是安全利益或者意識形態的矛盾？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詰烽(Ho-fung Hung)最近在劍橋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帝國的衝突：從“中美國”到“新冷戰”》(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從馬克思和韋伯的結構理論出發，為闡釋中美衝突提供了新的視角。以下是本台記者王允對孔詰烽的專訪。

帝國的結構性衝突

記者：您在標題中把中美稱為帝國。您是認為美國和中國相當於昔日的帝國，還是這種借用便於您的分析？

孔詰烽：中國和美國在廣義上就是帝國。一般現在社會科學定義帝國，就是指任何國家有能力意願將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投射到它的主權範圍以外。很多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長期以來都把美國稱為帝國，或者說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因為它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已經遍及全球。

隨着中國政治、經濟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它的軍事力量也能投射到很遠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中國也是一個帝國，雖然它沒有美國或傳統上的大英帝國那麼龐大。有趣的是，中國的官方學者也早已開始用帝國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只是他們說的帝國沒有貶義，而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中國作為一個帝國。例如強世功也認爲，中國應該為世界治理提供一個出路，所謂的帝國 2.0 版。

十多年前，中共的政治局開過一個會，找了一些學者來講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什麼是中國可以學習的。他們講到的大國崛起的經驗包括了從羅馬帝國，到西班牙帝國，到英帝國、法帝國，都是一些帝國。所以，現在中國的官方學者也很有意地用帝國來理解中國在世界的角色。

記者：您在書中強調這是對中美對抗的一種結構性分析，這裏所謂的結構是指什麼？

孔詰烽：所謂結構性，就是強調經濟上的原因很重要。並且中美關係從蜜月期到出現摩擦其實是從奧巴馬政府時期開始的。奧巴馬推行重返亞洲，並且推動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要把中國排斥在外。接着在 2011 年，奧巴馬與胡錦濤會面時，奧巴馬首次提出了美國公司中國受到不公的待遇。根本的原因在於，美國和中國從 1990 年代開始，在地緣政治包括南海問題、台海問題上，還有南海間諜機事件上，都有很多摩擦。但這些摩擦沒有發展成更大的衝突，就是因為當時美國和中國的企業都是在一種合作賺錢的關係中，在海外市場也是如此。所以，美國企業都變成中國的說客，把美國軍事和外交體系里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的看法給抵消了。

但 2008 年金融風暴以後，尤其是近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改變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國有企業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在中國和世界市場的擠壓逐漸加強。很多美國企業雖然沒有公開表達不滿，但有證據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是持批評態度，所以它們停止了為中國擔當說客。這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

硬的重要原因。

記者：您在這裡提到美國公司停止為中國擔當說客，而您在書中指出，這些公司成為了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推動力，這種推動力是怎麼形成的？有什么典型案例可以說明這種情況嗎？

孔詰烽：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特朗普就任總統以後，美國商會曾經發表一個報告，介紹說他們遇到了中國的挑戰和問題。美國商會和很多大企業實際上是通過這個報告向特朗普施加壓力，希望他在和中國談判時更強硬。

特朗普開啟貿易戰後，媒體訪問了一些公司。一個比較有名的案例是美國超導體公司 American Superconductor Corporation (NASDAQ:AMSC)。我在書中提到，它本來是和中國有企業華銳風電合作生產風力發電機，AMSC 和那邊做了很多生意，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市場很厲害。但後來，他們忽然間失去了中國所有的生意，後來調查發現，華銳風電通過一個員工非法下載了軟件和硬件的設計圖等商業機密，所以華銳風電就有能力自己生產那些零件和軟件。AMSC 很生氣，所以就提告並且勝訴。那個員工被抓捕，華銳風電也被罰了很多錢。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時候，媒體就去採訪 AMSC 的老總，問他怎麼看貿易戰。他說得很清楚，貿易戰很早就開始了，其實是中國最先對美國採取貿易戰的做法，去偷美國的商業機密。現在特朗普提高關稅，他其實是支持的。這不是一個單獨的案例，我在書中提到很多美國公司去告中國政府和中國公司。這類型的案例過去十年越來越多。這些公司就算不是去推動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起碼也是沒有像過去那樣為中國當說客。

並非“新冷戰”

記者：您強調商業公司在中美對抗中的角色，但我們聽到的比較多的是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那麼，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抗在中美對抗之間是什麼角色，只是一個陪襯嗎？

孔詰烽：意識形態的對抗在中美對抗中是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一個充分條件。中美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源頭其實是 1989 年天安門民運之後，到 90 年代初，美國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是官員都覺得人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1996 年台海危機之後，他們也明顯看到中國對當時走民主化道路的台灣構成威脅。但問題是 1990 年代、2000 年代，意識形態的分歧並沒有阻止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和其他很多方面形成良好的關係。那就是因為企業的關鍵作用在壓制着兩國因為人權和價值觀不同導致的對抗。但現在企業的因素，企業的反製作用變弱了，所以意識形態的分歧就凸顯出來。

記者：您在副標題上使用了“新冷戰”這個說法。這個說法近幾年很流行，但您似乎並不滿意這種說法。

孔詰烽：對，對新冷戰我使用了引號，即所謂的新冷戰，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

記者：您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孔詰烽：新冷戰是相對於舊冷戰而言的，主要強調意識形態的分歧。我剛纔講，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政治體制的不同，並不是忽然間兩個國家關係惡化最主要的原因。因為如果意識形態和政治是原因，兩個國家的對抗應該在 90 年代就開始了，甚至在 1989 年天安門運動之後就開始了。現在的對抗主要還是兩國在經濟上從合作到競爭。所以，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抗。

記者：您在書中也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這個詞背後指涉的理論主張在國際關係學中有很多擁躉，在媒體或社媒上也到處盛行，但您並不滿意這種理論對中美關係的解釋力，為什麼？

孔詰烽：“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說崛起的國家和現在主宰的國家必然會發生衝突，這種說法有道理，但並不能解釋所有的事情。看歷史，二十世紀初，德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國家與英國作為一個主導的國家發生了衝突。但當時美國也是崛起的國家，但它當時並沒有和英國發生衝突，相反它和英國成了盟友。

並且崛起的國家和主導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在變化。比如，二十世紀初，日本是一個崛起的國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和英國作為主導國家的立場是一致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它和英國的關係就是對立的。

熟悉的韋伯和馬克思

記者：您借用了韋伯和馬克思的理論，這兩位社會科學巨人為中國學者甚至民眾所比較熟悉，您主要借用的是什麼理論？

孔詰烽：馬克思的理論就是經濟決定論，就是從企業、跨國公司的利益的角度去解釋美國

或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據韋伯的理論發展出的外交關係的理論就是強調國家的自主性，就是外交關係決定於國家利益，要讓一個國家在全球舞臺上的影響力和聲譽最大化，這跟企業的利益不同。所以，我的觀點就是把韋伯和馬克思的理論結合起來。美國的對中政策有韋伯的方面，就是美國的外交和軍事精英從 90 年代開始就把中國作為一個競爭者，傾向於採取競爭甚至對抗的態度。但這個取向在 1990、2000 年代沒有成為主要的取向，因為經濟和企業的利益在起作用。企業要和中國合作的時候，就反制政治精英的美國對中強硬的立場。但是在美國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趨同後，也就是 2010 年代企業也對中國不滿以後，對中國強硬的政策才成為一個共識。

記者：這裏問一個題外話，在中美對抗中，香港成了風口浪尖的爭奪之地，您來自香港，您對香港前途的基本估計是什么？

孔詰烽：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事情就是中國和美國走向對抗的一個鮮明的體現，從 2019 年的反修例抗爭一直到香港國安法。現在體現在香港的中美之間的抗爭，或者說中國和美國資本的抗爭還沒有完結。雖然現在表面上看起來，國安法下香港的局面已經決定了，但在表面的穩定下面，我們還是看到一些暗涌。比如去年，中國一直說要把反外國制裁適用於香港，在香港的外國企業和中國企業都要選擇是依據美國法律接受美國制裁，還是依據中國法律不接受美國制裁。這種狀況下，很多企業在香港都无法生存下去。後來有報道說，香港的外國企業，包括一些在美國有生意的中國企業，比如中國銀行都去遊說北京。結果是在最後一分鐘，北京方面說暫時擱置將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施行的計劃。所以體現在香港的中美對抗還沒有結論之前還有變數。

記者：看來這是一場持續的大戲了。

孔詰烽：是的，沒錯。

美國赴華新冠檢測措施又變了！

近日，中國駐多國大使館陸續發佈通知，對赴華人(專題)員新冠檢測措施進行調整。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自駐美使館領區離境赴華人員行前檢測具體安排

5 月 17 日，中國駐美使館公佈自駐美使館領區離境赴華人員行前檢測具體安排。根據國內主管部門要求，自 2022 年 5 月 20 起，駐美國使館在審核健康碼時，將適用以下規則調整：

(一)取消登機前 7 天核酸檢測。

(二)取消自我健康監測要求，鼓勵自覺行前自我健康監測。

(三)所有乘客，不論接種滅活疫

苗、非滅活疫苗、未接種疫苗，行前 48 小時內檢測均改為“雙核酸”，不再要求任何 IgM 抗體檢測。“雙核酸”中，仍須交叉使用不同實驗室，其中一次須為登機前 24 小時內。

(四)登陸船員取消額外隔離要求，與普通赴華人員採取相同標準。

此次調整系對疫情、病毒變異特點等多個因素做出的安排，將視疫情形勢和境外輸入情況動態調整。請擬赴華人員務必做好行前防護，自覺行前自我健康監測，避免因登機前檢測陽性造成滯留或入境後造成輸入。